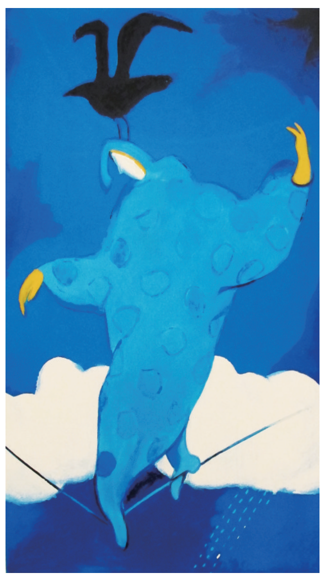
写意精神的当代转化

——“来自中国美术馆的艺术”亮相墨西哥

■ 美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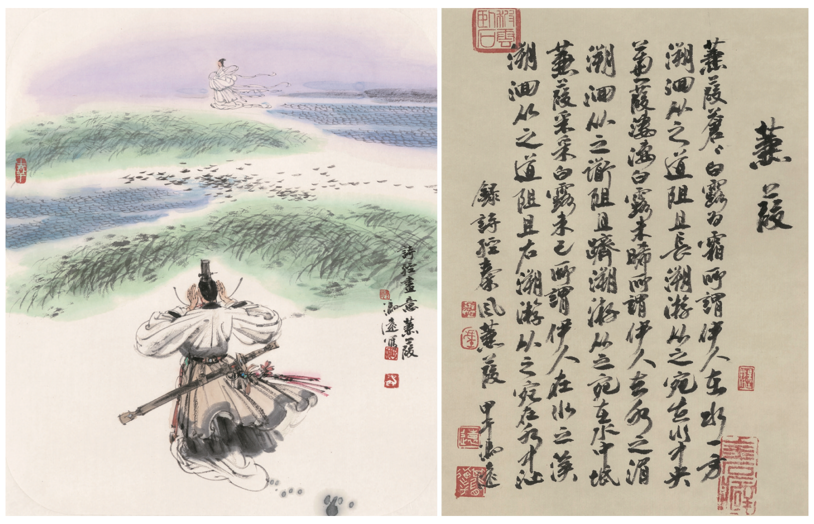
日前，由中国美术馆与墨西哥外交部、维拉克鲁斯州文化局合作举办的大型展览交流项目“来自中国美术馆的艺术”，在墨西哥维拉克鲁斯州哈拉帕市的迭戈·里维拉美术馆开幕。中国驻墨西哥大使馆文化参赞张瑞、中国美术馆常务副馆长马书林、维拉克鲁斯文化与旅游部部长格拉帕、墨西哥外交部文化教育司副司长维达杜达、维拉克鲁斯文化局局长门多萨、墨西哥旅游协会主席安德拉德、哈拉帕市政府秘书卡斯蒂略、维拉克鲁斯艺术遗产事务副局长兼迭戈·里维拉美术馆馆长杜阿特、迭戈·里维拉美术馆执行馆长塞尔吉奥、哈拉帕当代艺术中心馆长西尔维娅、哈拉帕市阿格拉文化中心馆长维克多等共300余位嘉宾出席了开幕式。

走向世界（雕塑） 32×40×60厘米 1985年 田金铎



行走（版画） 92×56厘米 2008年 广军

张飞（秦腔脸谱） 335×125厘米 1988年 佚名



蒹葭（国画） 40×30厘米×2 2014年 冯远

“来自中国美术馆的艺术”是中国和墨西哥两国政府文化交流的重要项目，也是中国美术作品首次在墨西哥维拉克鲁斯州展出，对于推动两国文化的理解和尊重、增进两国人民的友谊具有重要的意义。“来自中国美术馆的艺术”分为两个部分共3个展览。第一个部分由“当代中国水墨与雕塑艺术展”和“当代中国版画与雕塑艺术展”两个展览构成，遴选了60位水墨画家、版画家、雕塑家总计100件作品组成。这些艺术家在当代中国艺术创作领域具有代表性，参展作品也体现了他们较为鲜明的艺术语言风格。近年来，中国当代艺术创作呈现出丰富而多元的面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扬，对西方现代艺术的借用和演绎，以及对当代思想观念的拓展和重构，使中国当代艺术在更为开放的社会环境中呈现出新面貌。

“当代中国水墨与雕塑艺术展”和“当代中国版画与雕塑艺术展”以“写意”和“当代”为策划主题关键词，彰显“写意精神”的“当代转化”，分别在迭戈·里维拉美术馆和哈拉帕当代艺术馆举行。这些作品展示了近年来中国当代水墨画、版画以及雕塑艺术领域的最新成果，展示了艺术家对中国社会变革的真切记录，对人与自然的诗意表现，对艺术观念和语言的多元探索。第二部分“中国面具艺术展”，所有参展的85件作品都来自中国美术馆的收藏，在哈拉帕市阿哥拉文化中心举行。展览以中国面具发展嬗变的轨迹为脉络，分为“傩仪神采”“戏韵风华”两个篇章，涵盖了中国十余个省、市，5个不同民族的艺术佳作。墨西哥观众通过此展能够更深入地了解中国传统民间艺术的文化内涵和艺术表现力。

维拉克鲁斯州文化局和迭戈·里维拉美术馆精心筹备了开幕酒会，在美术馆户外悬挂了巨幅宣传海报和中国红灯笼，美术馆被浓浓的中国艺术氛围所笼罩。墨西哥音乐家现场演奏了欢快的乐曲，身着墨西哥传统民族服装的舞者跳起了热情的舞蹈JAROCHO。现场还有不少热爱中国文化的墨西哥嘉宾穿着中国旗袍，为展览增添了几分喜悦的气氛。

展览开幕仪式上，门多萨在致辞中高度赞扬了中国美术馆的展览策划和筹备工作，并希望以此次展览为契机，与中国美术馆进行更为长久与密切的合作。张瑞回顾了近年来中墨两国之间文化艺术交流中所取得的成就，并预计在未来的时间里这种交流将越来越多并且越来越深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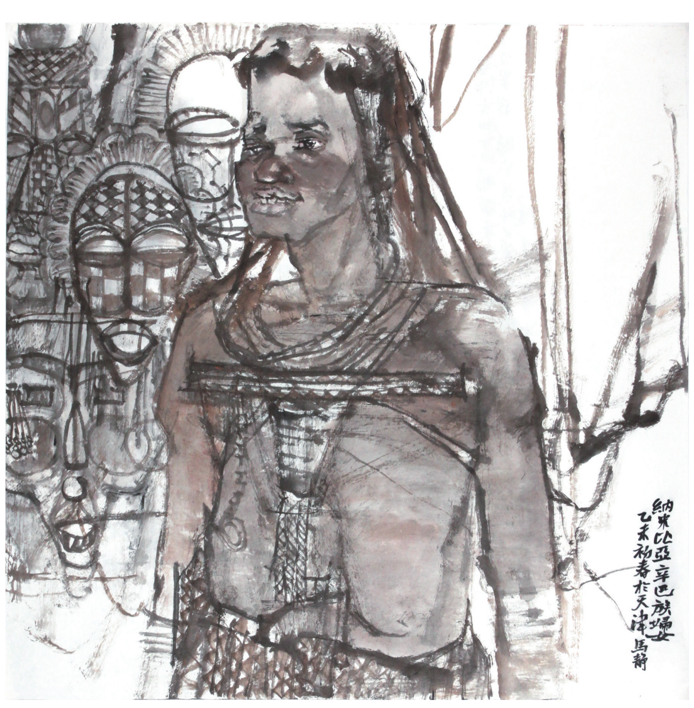
维达杜达代表墨西哥外交部部长致辞时说：“在墨西哥维拉克鲁斯州的哈拉帕能够看到这么多中国当代艺术、民间美术作品，在此之前是难以想象的，相信此次展览的很多作品将会给墨西哥观众留下深刻印象，或许有一天我们会在墨西哥艺术家的作品中看到中国艺术的印迹。这次展览是一次近距离的文化接触，墨西哥人民通过展览一定能够更多地了解中国这样一个神秘的东方大国 。”

马书林和中国美术馆展览部主任、当代艺术项目的策展人裔萼陪同中墨嘉宾参观了“当代中国水墨与雕塑艺术展”的作品。大家对中国水墨艺术所表现出的语言风格、对中国雕塑艺术“写意性”的理念表现出极大的兴趣，相互之间不时进行讨论。马书林随后在展馆的会议室接受了哈拉帕市电台、《领袖报》、《JORNADA》报等4家媒体的专访。在愉快的气氛中，开幕式活动圆满结束。随后，马书林陪同维达杜达、维克多等来到哈拉帕市阿格拉文化中心的“中国面具艺术展”场馆，中国美术馆民间美术部主任、策展人周佳陪同参观，他们对中国民间艺术表现出的活力啧啧赞叹。

维拉克鲁斯文化局为了扩大此次展览项目的影响，于当地时间7月6日下午，在哈拉帕当代艺术馆的庭院中，举办了由35家新闻媒体参加的新闻发布会，60余名记者出席。中墨嘉宾对此次项目做了介绍，展览将于9月27日结束。

哈拉帕是墨西哥维拉克鲁斯州的首府，是拉美文明早期的发源地。迭戈·里维拉美术馆、哈拉帕当代艺术馆和哈拉帕市阿格拉文化中心，3个场馆都位于哈拉帕市的中心位置，展览海报的3个主色调蓝色、黄色和绿色与哈拉帕街道的颜色交相呼应。“来自中国美术馆的艺术”系列展览为哈拉帕这座综合着古老和当代气息的城市带来了一道更为亮丽的色彩。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在前言中谈到：“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墨两国之间的艺术交流，更有益于探讨全球与本土的文化关系和艺术创造的当代特质；这是一个开放的时代，我们期待能够为人类文化的进步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你来我往



纳米比亚辛巴族妇女（国画） 马静

南非写生之旅

■ 马静

2015年1月，我受文化部派遣远赴非洲，开始了一次异域写生之旅。这是我首次去非洲，我以往印象中的非洲更多来自新闻摄影和电影电视，镜头中的非洲是古老而神秘的，同时，镜头中的非洲更是饱经风雨的。我从未通过自己的眼睛去体悟它，这次写生加深和印证了我的一些印象，而更多的则是这片土地带给我的极大的心灵震撼。这片荒蛮大地，拥有世界上最独特而生气勃勃的自然风貌，它的独特魅力让我重新思考我们对于“文明”的定义，我的生命之门就这样被神奇的非洲叩开。

温得和克是我们在南非的第一站。它是纳米比亚的首都，也是南非最大的经济文化中心。作为非洲最后一块殖民地，这里保留了德国、英国等欧洲国家在此进行殖民统治时留下的欧式建筑以及雕塑等，与人们印象中的南非差异较大。温得和克的标志性建筑物是国家剧院、国家博物馆、解放英雄纪念碑，以及大大小小的教堂。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路德福音大教堂。这是德国路德福音教会建立的一所哥特复兴式风格教堂，红色屋顶、黄色墙面与彩色玻璃交替辉映，给我的视觉造成了强烈的震撼力。

我们的下一站是斯瓦克蒙德小镇。这个地区西邻大西洋，其余三面被世界上最为古老的纳米布沙漠环绕，蔚蓝的海洋与金黄的沙漠在此奇异地共存，真是“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的绝好注脚。由于曾是德国的殖民地，小镇建筑保存了19世纪末德国建筑的风格，在这里，人与自然真正实现了和谐共处。我们参观了海豹岛和鲸湾港，目睹了港口货运的繁忙，也欣赏了绮丽的海岸风光。

进入苏丝斯黎的红色沙漠，我仿佛沐浴在一片极为广阔的红色沙海之中。红色沙漠的层次非常分明，特别是在清晨和傍晚时分，沙漠沙脊两侧由于阳光的照射形成了泾渭分明、红黑各半的奇幻效果。红黑色之间的分割线有的呈现直线型，有的则呈S形。在红色沙漠，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使得沙丘呈现出点线面的奇幻变化，简约中蕴含着丰富，单纯中隐含着复杂，这种我们之前煞费苦心、刻意追寻的最高创作灵感在这里却是自然天成、信手拈来。

沙漠中不时会看到废弃的老式汽车，经过长时间的风沙侵蚀，形成了一种工业文明和原始自然的碰撞与对话。而红色沙漠中的死亡谷则更加增添了沙漠的神秘之感。

在首都温得和克的卡图图拉医院，我们见到了中国驻纳米比亚医疗队第十一批医疗队员。时值当地盛夏，天气酷热难耐，医疗队员们仍然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工作当中。它们用中医针灸、火罐、按摩、刮痧等传统医疗手段为当地居民解除病痛，受到了当地人民的热情欢迎，同时也加深了“中纳”二国的友谊。我们被医疗队员这种忘我的工作态度和国际人道主义精神所感动，创作了这幅《援非医疗队员》。

在这幅作品的创作过程中，我并不刻意地去强调笔墨意趣，而是更多地将关注点放在了人物形象的刻画上，希望以丰富的情感体验作为这幅作品创作的重心。用流畅挺拔的线条来勾勒人的形体和动态，以淡墨和颜色渲染为辅助，以面部表情和体态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同时，根据亚洲人和非洲当地人不同的面部结构进行渲染，利用笔墨浓淡虚实的变化丰富人物情绪的表达，力求尽可能地把人物形象表现得充分饱满、逼真传神。

我创作这幅作品的初衷是希望通过捕捉医患之间的温情瞬间，表现我国医疗队员和非洲居民之间和谐的互助关系。而我在非洲感受到的强烈的自然敬畏感、宗教感以及生死之间的对立统一感，我也期望将这些付之于画笔，融入作品之中，通过造型上的整体性和细节刻画，阐发我对非洲文化的真切感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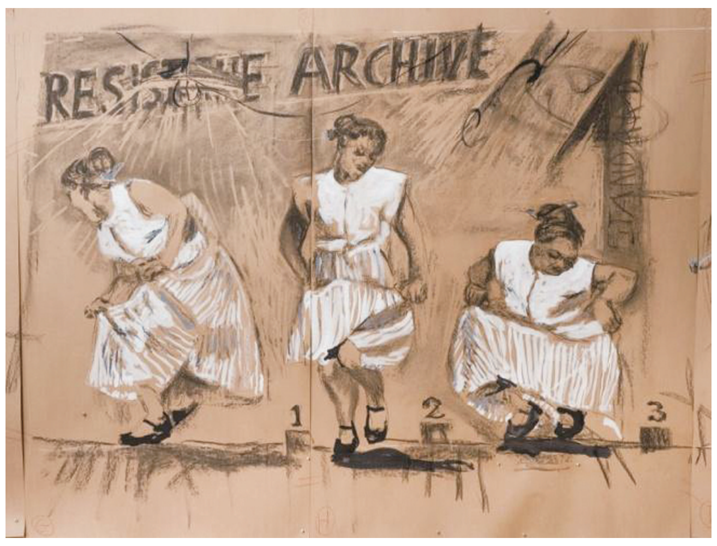
非洲之行带给我强烈的视觉冲击和心灵震撼，使我真正体验到我们与大自然的一切生命同在，所有的生命皆是让人敬畏的。同时，也给我的艺术生涯重新打开了一扇窗，这既是一种体悟，也是一种释放。也许，我们真的需要适时地停下脚步，重新反思和审视自身，才能不离艺术创作的初衷与旨归，真正为我们的这个时代创作出直指内心的作品。

域外名家

威廉·肯特里奇的“样板札记”

■ 本报记者　李亦奕

南非艺术家威廉·肯特里奇介于学院式绘画与实验剧场之间创作语言，以及对政治、社会及历史问题的处理方式，给世界当代艺术界留下深刻印象，自20世纪90年代起，肯特里奇的作品便在世界范围内的各个美术馆与画廊中亮相，关于肯特里奇创作的全面研究性展览也在2012年于巴西里约热内卢展出。今年夏天，肯特里奇与阿姆斯特丹的荷兰国家歌剧院合作，执导阿尔本·贝格的戏剧《露露》，并将于11月巡演至纽约大都会歌剧院，之后还将巡演至伦敦的英国国家歌剧院。而近日在北京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UCCA）推出的“威廉·肯特里奇：样板札记”展，是迄今为止这位艺术家在亚洲最大规模的展览，全面回顾了肯特里奇的创作历程，展览几乎收录了艺术家自1988年到现在的全部重要作品，涉及多种媒介：既有纸上印度墨水、炭笔、麻胶版画、丝网印等平面作品，也有杜尚式的现成品动态雕塑、以投影方式呈现的多频影像和带有机械木偶的舞台模型装置作品。



对时间的拒绝（炭笔、彩铅、广告色） 2011年 肯特里奇

自我思想的双向拓展

作为一个在工作室中工作的艺术家，肯特里奇将“艺术家工作室”看作是不断拓展自我思想的空间，并把这种理念用于此次展览。他说：“我在UCCA做展览，就好像把我大脑当中的想法投射到UCCA展厅中各个墙壁上，我们可以将美术馆看作是一个工作室外部的扩展，也可以认为美术馆是我们头脑当中想法的拓展。这种拓展其实是双向的。一方面，现在我们看到这场展览是由一幅幅具有碎片性的独立作品构成的，我们这个展厅邀请观众在观赏展览过程中，体会这个展览背后的意思和想法，让他们构建展览和自己之间的关系；另外一方面，从观众角度来说，他看到作品之后也会把自己的一些想法、经历、自己过去的一些创意再次投射出来。”

本次展览的核心作品是与展览英文名同名的作品《论样板戏》。肯特里奇在筹备这件作品时，对现代中国的思想、政治和社会历史——从鲁迅到革命样板戏——进行了广泛的研究。这件三频影像作品通过8个样板戏，探讨文化传播与蜕变的动态过程。作品将具有说教意味的芭蕾形式，既视为一种自我指涉的文化现象，又视为横跨不同大陆和世纪的舞蹈历史中的一部分。肯特里奇用幽默的语调将这种转化层层覆盖。《论样板戏》还包括受芭蕾演化过程启发所创作的一系列平面作品——一套用印度墨水画在中国书籍上的书画。

展览的另一焦点是肯特里奇的“苏荷·埃克斯坦”系列：一系列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帮助建立其艺术地位的手绘动画。作品以近现代约翰内斯堡私人采矿业的严酷现实为背景，叙述了商业巨豪苏荷、他的妻子，以及映射艺术家本人的、身份卑微却整天做白日梦的菲利克斯·泰特鲍姆之间的三角恋。肯特里奇“暂时性”的概念不仅体现在影片中的人物形象的蜕变上，也反映在艺术家制作的过程中。系列作品“苏荷·埃克斯坦”共包括10段录像，均在UCCA展映。这些影片均包含肯特里奇生涯中一贯的视觉和叙事的主题：绘画的擦去和重写，作为启蒙运动残留的种族灭绝屠杀，相互依存的光与影，以及革命失败的恐惧对革命燃起的希望的取代。

肯特里奇认为，歌剧与动画类似，是一种理想的艺术形式，能为同一个主题提供多个视角——令一个主题联结观众和导演，让每个角色的声音在作为结果的作品中和谐或刺耳地交汇。源自于艺术家致敬莫扎特的《魔笛》而创作的作品《暗箱》是一件结合戏剧表演和影像的装置作品。其中，机械木偶伴随着《萨拉斯特罗的咏叹调》翩翩起舞，而1904年对赫雷罗人的种族灭绝屠杀在背景中同时呈现。艺术家重新定义启蒙运动，它不再是理性的胜利，却成为唯理主义的失败——唯理主义残酷地形成了殖民主义和南非种族隔离的扭曲逻辑。艺术家对揭示理想主义的蛊惑本性的兴趣，同时展现在他的作品《我不是我，这匹马不是我的》之中——一件取材于对肖斯塔科维奇的歌剧《鼻子》的作品。其中，肯特里奇将影像、装置和演讲式的电影化表演相结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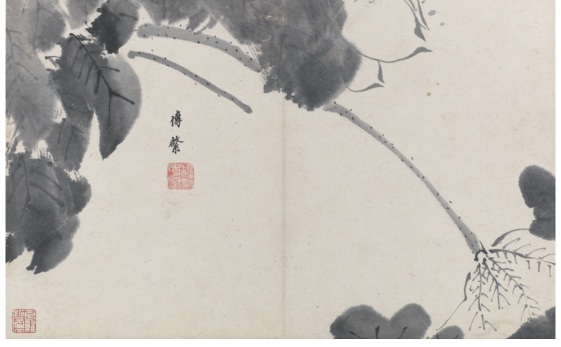
用艺术探究人类的局限性

展览的其他部分突出了威廉·肯特里奇过去30年艺术实践的广度。2012年的第13届卡塞尔文献展上，作品《对时间的拒绝》首次展出，通过一系列的动态雕塑对时间的历史观念进行探究。一组五频视频装置环绕着观众，被称为“大象”的机械装置位于它们的中心。这件作品产生于肯特里奇和科学史专家彼得·加里森关于通信电缆成为扩展地理时区起源的对话。在这里，时间的“拒绝”承载了不同层次的个人和政治含义：个人通过呼吸拒绝时间，直到他/她的死亡；南非则通过自身力量的壮大拒绝欧洲中心时间。

肯特里奇说：“我的早期作品和后期作品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即我一直思考我们存在哪些局限性，我们如何对自己进行逃避，如何做不同的自己，是我们自主决定还是要交给命运安排？比如说我们如何改变，逃离自己的生活？另外一方面，也可以说是一个政治问题，比如说社会如何发生改变和演进？我们对于社会有什么希望？在改变的过程当中我们又经历了哪些失败？”

在展厅的二层，一间阅览室与展览“样板札记”同时开放。观众可以精读威廉·肯特里奇的书籍，近距离欣赏他的短片，其中包括艺术家里程碑式的作品《二手阅读》在内的一系列手翻书，这些书籍为艺术家探索绘画、影像、摄影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种新的形式。观众亦能在阅读室观看肯特里奇的《绘画课》，他以特有的半开玩笑式风格拍摄的录像作品，一系列教授如何在工作室创作艺术的、兼具教育和艺术两方面内容的教育片。英文版展览画册《威廉·肯特里奇：样板札记》与本展览同时推出，展览将持续到8月30日。

消息速递



荷花册页（国画） 八大山人

弗利尔美术馆展出八大山人画作

本报讯 日前，美国史密森尼弗利尔美术馆举办了一场名为“解谜：八大山人的艺术（1626—1705）”的展览，展出了其馆藏的43幅八大山人的珍贵书画，为10多年来首次公开展出，这也是2016年弗利尔美术馆闭馆整修前最后一次展出馆藏的中国名作。

此次展览最受瞩目的作品莫过于八大山人作于1684年的《黄庭内经》册页，据介绍，这是目前已知的最早署名“八大山人”的画作。此外，作于1665年的《荷花图》也是非常罕见的早期册页，当时八大山人还是一名僧人，但这幅画别致的布局预示了他之后作品风格与题材的转变。此外，八大山人在17世纪60年代出家为僧期间的画作，17世纪八九十年代巅峰时期的作品以及18世纪初人生最后阶段成为修道隐士后的晚期作品都将在此次展览中亮相。　　（欣华）